拼死吃河豚

韦光

在水产商店，经常能见到这样一幅宣传画：画面上一条河豚鱼，下面标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：河豚鱼有毒，不能吃！大约是这种宣传的广泛和深入人心所致，虽然吃鱼者无数，却从未见过有人提议吃河豚，或者在餐馆里有明码标价的红烧河豚之类。于是河豚鱼的可怕，在我的头脑里越发根深蒂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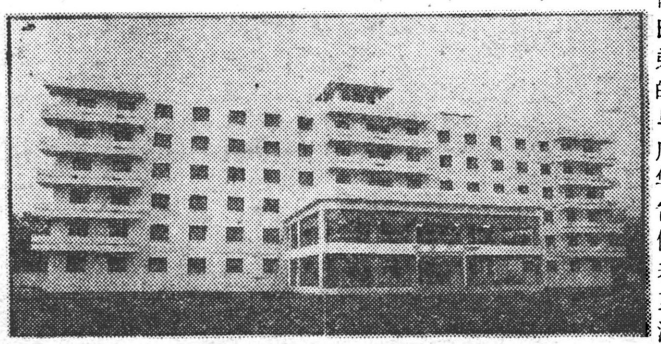
但事却有大谬不然者。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，专说日本人如何吃河豚鱼。在那里，吃一盘河豚鱼要花200多美元，绝对的山珍海味。还有河豚鱼宴，宴中有生、煮、熏、炸、涮以及河豚鱼子，河豚火锅等等。据吃者云，河豚鱼肉鲜味美，鱼子绵软香甜，鱼汤更是鲜美绝伦，喝来欲罢不能。是日本的河豚鱼无毒吗？不是。据说日本人吃河豚鱼已有300余年历史，开始，由于方法不当，曾死过不少人。但久而久之，前仆后继，终于摸索出吃河豚鱼的经验来。到如今不仅吃成了鱼类上品，造就出一批高明的厨师，而且还有专著指导人们如何去享用河豚鱼的美味。

同是一种鱼，日本人中国人在对待它的态度上却大相径庭。倒不是我们不知河豚鱼的美味。《绯海》上就说：肉鲜美，唯肝脏、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。我们只是缺乏日本人的勇气，又没有科学的态度，把孩子跟脏水竟一块儿泼了。

当然，说吃鱼，是一种比喻。如今搞改革开放，外国的事情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法律等等，一古脑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其"肉鲜美"恐怕已很少有人否认，但怎么吃，敢吃不敢吃，会吃不会吃，却往往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。我想在此我们不妨学学日本人的方式。只要肉鲜美，不妨拿来就吃。即使会有一些人中毒死亡，但局部的失败取得的经验，一定能换来全局的成功。到那时，相信所有的人都能自由自在地享用那美味佳肴了。

汪氏兄弟与协和大酒店

流　艺



香格里拉、希尔顿、美丽华……这些著名的五星级酒店的图片，还在大学的时候就让我久仰了。不过，那只是为了摄影爱好从图书馆偷偷搜集的，除了在消闲的时候溜一眼外，并未产生过何种畅想。然而，当我将西安"协和大酒店"的图片嵌入影集时，竟让我久久凝视那尺幅百态的曝光……

一年前，正值国家紧缩银根、"三资"企业兴建处于低潮时期，美国"协和集团"在亚洲的总代表——汪世华、汪世忠兄弟从香港飞来西安，随摩肩接踵的宾客一道游览了兵马俑、拜谒了黄帝陵。可你别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游客，自紫禁城的大门开启以来，"协和集团"犹如一架高效率的产卵机，"天霸表"、"梦丹娜唇膏"、"高档果酒"相继在深圳问世。尤其是"天霸表"在消费大军中形成一股挡不住的诱惑。此次北上，实际上是投资踩点，但汪氏兄弟没有兴师动众、前呼后拥，而是扮作普通游客悄悄而至。在短短的几天里，从出土文物到发明专利，由民间工艺至国营店面，两人目睹心算，无一漏过。后来，又在民航外宾出入口逗留了一会儿，往返进出的客流竟日以千计。如果将这些因素都归类于物理学中的"正电荷"的话，那么与之相匹的"负电荷"却寥若晨星。仅以汪氏兄弟为例，他们头两天被"分流"到一个低档的招待所。后经导游力争，好容易移居某国营宾馆，却又因一袋茶叶的小事而遭冷遇。也算万幸，"香格里拉"竟由此成为"协和"在西安投资的首席议题。

论并肩创业，汪世华、汪世忠两位实业家，既不同于电影巨子邵氏哥俩，也有别于南洋的烟草兄弟。后者均属各闯一摊、各踢一面的格局。而汪氏兄弟则是"软件"与"硬件"的集合。在"协和大酒店"创建初期，"软件"型的汪世华先生在遴选员工方面，就显得极富心术；考生经目测、外语考试、体检等项目通过后，还会接到一张表格《请举出你所崇拜的一位名人至少在五个方面的不如你》。这手法很新鲜，宛若一首励志曲，一下子缩短了与名人的心理距离。一时间，在那些"名人"栏中竟出现了包玉刚、李嘉诚、王蒙等的大名。后来证实，有些考生果然从此更新了自己的人生。而作为"硬件"型的汪世忠先生，则是操纵大型工程与巨额贸易的行家里手。"协和大酒店"是全国唯一当年投资、当年获益的合资企业。实际算一下，它花在内部装修、外部附加建筑及庭园平整的时间还不足三个月。当时的《经济日报》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速度。汪世忠先生属"白领"阶层，可实际上"白领"与"蓝领"在他身上并无明显界限。在施工现场，所有的建筑标准、绿化符号都必经他过目。但他也经常启动搅拌机、运送渣土，以至来此视察的政府官员常不知不觉地在暑天收起折叠扇、在雨中推开秘书的伞。

今日世界，贸易如织，商贾如云。酒店作为"无烟工业"已受到全球的重视，各大酒店集团遍布世界各地，每年度的"世界十佳酒店"的竞选亦相当激烈。尤其在最近，东南亚"酒店乌托邦"的兴起，开创了酒店业的新纪元。摘星夺冠，走向世界，"协和大酒店"任重而道远。当笔者问及汪先生"协和大酒店"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位置时，汪先生洒脱地回答：西安古都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盛唐时期，唐太宗就在西安兴建了"典客署"，用以接待日本、西域等邻国客商，毫无疑问，那是世界上最早的"香格里拉"……

在改革的浪潮中征文

哦——骆驼草

俞大铨

听说大张承包了一个地质队，要到宁北去找水源。人未去，却惹来一片议论，议论的中心无非是大张追赶潮流，要到外面挣一笔大钱了。

我和大张是同乡，又在一个队上干过十多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由得想去拜访一下。

他刚从青海格尔木回来，两个月的高原生活把他晒得又黑又壮，头发蓬松杂乱，象个野人。

一见面，我便开门见山地问："听说你要到宁夏去搞承包啦，是真的？"

"试试看。"他为我切开一个白兰瓜，顿时香味四溢，"兰州特产，尝尝鲜吧！"

我嚼着清香可口的白兰瓜，适时提出了我的要求："大张，我参加你的地质队，也到宁北去一趟，怎样？"

他也不绕圈子，直言对我说："我可是冒着险干的，弄不好，工资都得赔上。"

我说："时下，要想赚钱总得冒些风险。"

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。一个月后我便随大张的地质队北上宁夏，并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生活了两个月。

那是一片荒漠的土地，纵观田野，不见绿洲，然而就在这片沙原上却长满了大团大团的骆驼草，它们把自己的根须紧紧地埋在沙粒之下，用大地给予它们的有限养份，维系着自己的生命。一阵大风吹来，有些嫩草被连根拔起，吹到很远的地方，风一停，它们又在新的地方扎根落户，又开始长出新绿。

腾格里给我的印象只是荒凉和孤寂，我甚至后悔当初莽撞的决定。

一天收工回来，我和大张沿着古里沙河漫步。我问他："你怎么想到这儿来承包？"

"任务紧，队上派不出人呀！"他从路边拾起一根骆驼草，在手里摇曳着，"其实我心里也没底，也许队员们要和我算帐的。"

他当队长，几乎什么都管。那天沙原上又起了风，钻机篷架被吹得吱吱响，他睡下不久又披衣出去了，只和我说了声："风太大，我得去看看。"就消失在昏夜的风沙里。

忽然，有人敲我的房门。朦胧中传进一个急促的声音："老李，队长受伤了！"

我几乎是直立的从床上跳了起来："在哪儿？"

"井场。"

我跑着奔向井台，然而还是晚了一步，大张牺牲了，他被倒落的套管击中了头部，躺倒在井架旁。

他的身下是一片鲜血浸湿的骆驼草。

大张走得太快，他没有来得及参加队上的庆功会就走了，然而人们还是给他记了头功。

我和其他同志一样，在工程结束后享受了承包协议中应得的那份报酬。我没有听到什么议论，只是当我站在大张的遗像前，面对他那灼热的目光时，我才感受到了内疚和不安。

（题图　驼张　林岑）

关公　米未来（12岁）

今天我值日　习凤山

散文二题

程海

河泳

我坐在渭河边一颗大卵石上。虽有柳荫，但仍烫得象熟了似的，于是便想起了水里的诸多好处，甚至想到做鱼也许比做人好。

往河里一跃，真的去做鱼了。

水很混，呈赭黄色。不知是水洗我，还是我洗水？浅水区很阔，伏在水里，手和膝盖触到如脂如膏的沙泥，有一种受温存的感觉。水面极平极静，可以极目。只有近处，方可以看到微波呈棱线状，向我贴着水面的下颌款款推进，滑过时，粘粘的轻柔，粘粘的舒适。

淌入深水，便极舒服地仰游（漂黄瓜）顺流而下。极目秦天，仿佛天也变成了泓水，向相反方向缓缓流动。回游时是逆水。改为蛙泳，好久，才游了丈许。后用脚找到河底，直立起来，水与下唇平。这时我愈来愈感觉到了水的流速和力量，仿佛一股暴风，吹着我的腹肌和腿肌，向前使劲迈步，但迎水的身躯象贴着一堵无形的墙，一寸也难掀动。四肢有一种捆绑的被擒获感，我恐惧起来，不慎又呛进了几口腥腥的河水，脑子里昏昏晕晕，似乎要被这河水吞噬。但当我斜向游到浅水区的时候，水可怕的推力消失了，又变得温柔旖旎，如脂如膏了。

由于在逆水行走时对水的新认识，使我对那次河泳一直记忆深刻。

泾阳

河之北，谓阳。这座县城位于泾水之北，故称泾阳。

区区小县，且地处偏僻。深巷处时见年代久远的老墙老屋。瓦棱上，耸立着翠绿油亮的酸草。苔藓如壁毯，从墙头潮湿处厚墩墩地织出。正街上，却是新楼毗连。街道两厢，卖布匹成衣的个体户，两条彩河般地排开，由于顾客太稀，着牛仔裤的女老板们，笑脸益发灿烂，叫卖声也益发香甜。

泾阳有郑国渠，泾惠渠，崇文塔。我来泾阳，是来求教于那些散布在崇文塔四周的文友们。每每于途中，目光射过漠野，常见崇文塔，如识途的老马，在碧天紫云间吊起他独标的高格，心境就不由十分肃然。

安今尧　刻

希望之光（17岁）

刊头设计　刘靖宇
本版编辑　叶广芩